

曾国藩教子书

RRXZWK



海南出版社



曾国藩教子书

曾国藩著

钟叔河整理·校点

海南出版社

琼新登字 04 号

人人袖珍文库

曾国藩教子书

责任编辑：李升召 王 朴

封面设计：戈 巴

*

海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文字六〇三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48 印张：4 2/3 字数：10 千
1994 年 8 月第一版 1994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80590—926—1/Z·47

定价：3.90 元

6047 2/67

筆此也 以一橫言之 須有
 三換筆
 之頃有面換筆
 標与橫相似 特末筆磔實
 更顯平
 撇与直相似
 特末筆 更撇向外耳

末向上挑行筆也
 多獨而下行可清道也
 右向上行可清道也
 初入手可謂之末換筆也
 首橫入而謂橫末
 直入也上向者行
 至中後換而右行
 而謂直也

此为曾国藩手迹，请参看五十二面咸丰九年八月十二日与纪泽书谈作字换笔之法。编者所见其他印本都把“初入手……中……右……末向上挑”错成“末向上挑……右……中……初入手”，把“直入——波——磔”错成“磔——波——直入”，又把“首横入”的“首”错成“直”了。

較勝王江不甚足取左傳則顧惠王三家俱精王亦有書經述
聞爾曾看過一次矣大抵十三經注疏以三禮爲最善詩疏次
之此外皆有醕有駁爾旣已看動數經卽須立志全看一過以
期作事有恆不可半塗而廢爾問作字換筆之法凡轉折之處
如丁丁乚乚之類必須換筆不待言矣至並無轉折形迹亦須
換筆者如以一橫言之須有三換筆末向上挑所謂磔也中折而下行所謂波也右
向上行所謂勒也初入手所謂直來橫受也以一直言之須有兩換筆直橫入所
受也上向左行至中腹換而右行所謂弩也捺與橫相似特末筆磔處更顯耳直入
撇與直相似特末筆更撇向外耳橫入凡換筆皆以小圈識之
可以類推凡用筆須略帶欹斜之勢如本斜向左一換筆則向

光緒己卯原刻本爲後來各本錯誤的根源。錯就錯在將依筆順寫出的說明文字，仍按直行從右到左地讀，而完全不顧文義之是否可解。請讀者拿別的印本作一比較，便可見舊書之編輯工作亦不可草率也。

人人袖珍文库

缘 起

语云，一息尚存书要读；但无论如何，读书应是乐事而非苦事。

那些顶盔贯甲如临大敌的书，那些需要正襟危坐双手捧读的书，真正把读者害苦了。还有那些高头讲章、新旧八股、假大空言，读来亦只能如木皮道人所云，甘蔗渣嚼了又嚼，有何滋味？

人生有限，书海无涯，故不能不慎择所读之书。现在是改革开放的时代，是全球文明的时代，读书的内容、方式和习惯自不能不异于昔时。现代人不能像申公豹，脸永远朝着背后，而应该面向前方，面向未来；同时为了向前，又必须先弄清自己是从何而来，现在又立足何处。《人人袖珍文库》所收的，都是中外古今名著，尤其注重那些体现了民主与科学精神，有利于人类进步事业，不悖于现代审美观念的著作。文

库的选目坚持“双百”方针，不限类，不限时，不限地，不限人，只限一条：一定要是有全人类文化积累价值，不会被历史的潮流所抛弃，父亲读过儿子还会要读的书。

选定书目，当然是最要紧的，但光有这还不能适应“时少事烦”的现代读者的要求。《人人袖珍文库》的特点有六个字：开本小，字体大。开本一律采用特定的四十八开本，立在书架上和普通三十二开本差不多高，外出旅行时衣袋内可以装，坐着躺着随地随时可以读。字体一般用老五号字，经典和诗词或用小四号字，特大的长篇也决不用六号小字，以保护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视力；同时排版注意疏朗美观，校对力求消灭错字，印刷尽量选用好纸，保证读来悦目赏心，不致使人手酸眼痛。

总之，为了人人，是《人人袖珍文库》的唯一宗旨。我们无意在高阁或高架上和高文典册比高低，唯愿能成为紧张忙碌之余还想从书中得一点安闲和愉悦的现代人的朋友，唯愿能使朋友们特别是青年朋友们能通过阅读多得到一点人类文明各方面的知识。区区此意，读者鉴之。

钟叔河、袁大川，一九九三年十月十日。

曾国藩教子书
编者前言

在戏台上，“衙内”是个不受欢迎的脚色。在口头上，“大少爷”总是低能纨绔的别名。可敬的鲁迅先生，也讲过一回有点不敬的话，大意是说，一个人的学问和能力，这跟花柳病不同，并不能经由性交传给对方和子女。事实也确乎如此，红卫兵的哥儿们虽有“龙生龙，凤生凤”的格言，威风和神龙生出来的却未必是小龙和雏凤。尧帝爷天生圣明，丹朱却有名地“不肖”。李白诗篇万古传，他给儿女取的名字也颇有诗意，却谁也不曾见过明月奴诗集或玻璃诗钞。“君子之泽，五世而斩”，谪仙之才，一世而亡，岂不哀哉！

“可怜天下父母心”。普天下的父母，除了埋儿的郭巨、杀女的王玉辉（借用吴敬梓所创作的典故），大约无不愿子女能成龙变凤，或乘

龙跨凤，至少也得攀龙附凤；而少爷小姐们却往往不争气，甚至“甘居下游”，蜕化成了夜游的恶鸟和懒蛇。老爷太太花钱费心，结果却只造就成一辈又一辈的高衙内和孔二小姐，徒然给后世戏剧舞台和当代街谈巷议提供笑骂之资，谓之可怜，其谁曰不宜呢？

我是研究历史的，这里所说，当然只限于过去专制宗法社会的情形。可是，在专制宗法社会晚期的达官贵人中，至少也有一个例外。此人在教育子女方面，可以说是获得了完全的成功（当然是以他本阶级的标准来衡量）。这个人就是敝同乡曾国藩。

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谥称“文正”，他的儿子可算是“正牌高干子弟”了。然而，曾纪泽和曾纪鸿都没有变成“衙内”和“大少爷”：曾纪泽诗文书画俱佳，又以自学通英文，成为清季著名外交家；曾纪鸿不幸早死，研究古算学也已取得相当成就。不仅儿子个个成材，曾家的孙辈还出了曾广钧这样的诗人，曾孙辈又出了曾昭抡和曾约农这样的学者和教育家，这是什么原因呢？

据我看，这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就在于曾国藩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

曾国藩的教子之方，集中体现在他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年，即公元1852至1871二十年间写给两个儿子的书信里。这些书信，于曾国藩死后七年的光绪己卯（1879）年，经过编辑整理，由长沙传忠书局刻印行世，书名《曾文正公家训》。这部《家训》并不是曾国藩教子书的全集，但却是一个认真负责的选本，一读其书，曾氏教子之方和“爱之以其道”的精神，略可具见。其成功之经验，主要有三：

一、对于子孙，只求其读书明理，不求其做官发财，甚至也不求其早日成名。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又说自己志在读书著述，不克成就，每自愧悔，“泽儿若能成吾之志，将四书五经及余所好之八种，一一熟读而深思之，略作札记，以志所得，以著所疑，则余欢欣快慰，夜得甘寝，此外别无所求矣。”（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他反复叮咛：“银钱田产，最易长骄气逸气。我家中断不可积钱，断不可买田；尔兄弟努力读书，决不怕没饭吃。”（咸丰十年十月十六日）“尔等长大之后，切不可涉历兵间。此事难于见功，易于造孽，尤易于贻万世口实。……尔曹惟当一

意读书，不可从军，亦不必作官。……吾当军事极危，辄将此二事叮嘱一遍，此外亦别无遗训之语。”（咸丰十一年三月十三日）同治五年，纪泽已二十七岁，诗文早已清通，湘乡县修县志举充纂修，国藩也不允许，谕之曰：“余不能文而微有文名，深以为耻；尔文更浅而亦获虚名，尤不可也。”

二、绝不为子女谋求任何“特殊化”。咸丰六年十一月初五日谕纪泽：“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不必锦衣玉食而后谓之奢也，但使皮袍呢褂俯拾即是，舆马仆从习惯为常，此即日趋于奢矣。见乡人则嗤其朴陋，见雇工则颐指气使，此即日习于傲矣。……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谕纪鸿：“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气习，则难望有成。”家眷久住乡间，他强调“切不可有官家风味，……莫作代代做官之想，须作代代做士民之想。门外挂匾，不可写‘侯府’‘相府’字样，天下多难，此等均未必可靠。”（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同治三年七月，国藩受封侯爵，纪鸿正赴长沙考试，国藩特别写信告戒：“尔在外以

谦谨二字为主。世家子弟，门第过盛，万目所属。……场前不可与州县往来，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他对女儿也同样严格，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信云：“衣服不宜多制，尤不宜大镶大缘，过于绚烂。”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信云：“余每见嫁女贪恋母家富贵而忘其翁姑者，其后必无好处。余家诸女，当教之孝顺翁姑，敬事丈夫，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

三、无论在读书或做人方面，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责，而是视身教重于言教，根据自己亲身体会，出之以讨论研究的态度，所以指导切实中肯，收效也就十分显著。此类例子，触目皆是，不胜枚举，但选钞其咸丰八年八月二十日谕纪泽一信就足够了：

“……余生平有三耻：学问各途，皆略涉其涯涘，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虽恒星五纬亦不认识，一耻也；每作一事，治一业，辄有始无终，二耻也；少时作字，不能临摹一家之体，遂致屡变而无所成，迟钝而不适于用，近岁在军，因作字太钝，废阁殊多，三耻也。

“尔若为克家之子，当思雪此三耻。推步算学纵难通晓，恒星五纬观认尚易。家中言天文之书，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及《五礼通

考》中《观象授时》一种。每夜认明恒星二三座，不过数月，可毕识矣。凡作一事，无论大小难易，皆宜有始有终。作字时先求圆匀，次求敏捷，若一日能作楷书一万，少或七八千，愈多愈熟，则手腕毫不费力，将来以之为学，则手钞群书，以之从政，则案无留牍，无穷受用，皆从写字之匀而且捷生出。——三者皆足以弥吾之缺憾矣。

“今年初次下场，或中或不中，无甚关系。榜后即当看《诗经注疏》，以后穷经读史，二者迭进。国朝大儒，如顾、阎、江、戴、段、王数先生之书，不可不熟读而深思之。光阴难得，一刻千金！”

“以后写安禀来营，不妨将胸中所见、简编所得驰骋议论，俾余得以考察尔之进步，不宜太寥寥，此谕。”

百年以来，对曾国藩的评价，从“两间柱石”、“古今完人”到“汉奸刽子手”，隔若天渊，判如冰炭。这些评价，从不同的时代要求和不同的政治目的出发，各有各的理由；但无论何人，都不能不承认曾氏的学问和能力。毛泽东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致黎锦熙信中，亦极力推崇曾国藩为有“大本大源”之人：

“愚意所谓本源者，倡学而已矣。惟学如基础，今人无学，故基础不厚，时虞倾圮。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面，湖南出版社1990年第一版）

不管怎样说，曾国藩确有学问和能力，而且他的学问和能力并没有“一世而亡”。虽然他是满清王朝的“忠臣”，是旧秩序和旧的正统思想的忠实捍卫者，他的政治立场和思想体系在今天不能不受到批判，但他教子获得成功却是一个历史事实，无法抹杀，也无须抹杀。

一百好几十年前戴红顶子着黄马褂的达官贵人如曾国藩也者，因为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还可以使自己的儿子不变成“衙内”和“大少爷”；社会主义时代的父母，只要同样注意教子有方，“爱之以其道”，总应该比曾国藩做得更好一些吧，我想。

钟叔河 1986年5月于长沙

〔附记〕 上面是1986年本书初版时我写的前言，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七年多了，我想说的话却还依

旧，似乎用不着作什么增减，只是本书的内容已经作了很大改动，即由原来的节选本改为一依原刻《曾文正公家训》足本，又把原来收入《曾文正公家书》的几封信也按时间顺序编入本书，并且改正了初版时未能改正的几处错误（如咸丰九年八月十二日告纪泽作字换笔之法，请参看卷首首页及第五十至五十一面），凡属改动原刻本或手迹之处，均一一说明，以示负责，这是应该说明的。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一日）

曾国藩教子书

目 录

卷上（咸丰二年至同治元年）…………… 1

卷下（同治二年至同治十年）…………… 117

附录（共四篇）…………… 203

曾国藩教子书卷上

咸丰二年七月廿六日·太湖县小池驿*

- 母亲去世奔丧回籍
- 嘱在京中筹措旅费
发计开吊不可太滥
- 欠人帐目宜一一结清

字谕纪泽儿：七月二十五日丑正二刻，余行抵安徽太湖县之小池驿，惨闻吾母大故。余德不修，无实学而有虚名，自知当有祸变，惧之久矣。不谓天不陨灭我身，而反灾及我母，回思吾平日隐慝大罪不可胜数，一闻此信，无地自容。

小池驿去大江之滨尚有二百里，此两日内

* 咸丰二年六信原在《曾文正公家书卷三》，现移入本卷。